

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illegible]　第一一五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岱岳建立民主政權 市面繁榮物價降落

（新華社岱岳電）六月二十四日發，雁北重鎮岱岳解放，市內羣衆欣騰若狂，老幼均擁擠街頭，歡迎我軍入鎮，家家準備茶水稀飯，爭送慰勞物品。一白髮老太婆拉住我戰士的手說：「救命恩人來了，我們能見青天啦！幾個月真把我們想死啦！」民主政府隨軍入城，當即張貼安民佈告，宣佈政府各種政策，市面立即恢復，百餘戶大小商號，三小時內全部復業，市內商人並成立商會。貿易局運入大批食鹽、油、麵，物價大爲降落，故麵由頑偽統治時每斤五百元降爲二百二十元，胡油每斤降低一千元。鐵路工會亦在工人歡騰中成立，二百餘工友全部參加，政府撥糧五百餘斤補助全體工人及家屬食糧，生活都得到保障，老工人閻振聲說：「閻錫山八個月不給糧一文錢，強迫我們餓上肚子做工，咱八路軍剛來就這樣關照我們，這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隊伍。」兩座高小已開課，各街經過醞釀改造政權，建立起六個羣衆自己領導的街公所，現民主政府正在積極調查與籌備進行救濟中。（江濤）

（新華社朔縣電）我們解放朔縣、岱岳後，普降細雨三天，濕土尺許，各地羣衆歡騰慶賀。朔城僱工丁雲高興的說：「咱們老百姓氣上來啦，剛解放了就下雨，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岱岳城羣衆到處都在紛紛議論：「八路軍就是老百姓的福星，頭天進城，第二天就下雨，後頭鬼閻錫山佔了半年，妨的連雨都不下。」有的在說：「救命菩薩來了，妖（指頑軍）亦除啦雨亦下啦，老百姓可有活頭啦！」各地羣衆都積極搶種小日月糜黍和蔓菁等，山懷甘莊子、小岱岳等地後生，羣衆都實行人拉犁，變工搶種。朔、岱民主政府正發動與幫助羣衆搶種城關附近被頑軍霸佔的土地。（江濤）

冀晉軍區司令部發表聲明：如閻軍不停攻並撤出佔地 事態擴大後果應由閻方負責

（新華社阜平十日電）冀晉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部日前發表聲明稱：閻錫山近數月來，曾調動其八十三師、三十七師、七十一師等，聯合五台等地偽軍及同蒲正太沿綫日軍，向晉東北解放區出擾四百四十餘次，侵佔村鎮四百餘處，解放區軍民曾作重大忍讓，而閻錫山竟於上月七日又調動其四十六、四十九、七十一等師向陽曲、榆次、壽陽、孟縣等地解放區進攻，我軍曾數度呼籲閻軍停攻，並屢電太原執行小組予以制止，迄無效果。因此，我軍已被迫採取相當自衛措施，如閻軍再不立即停攻並撤出侵佔村鎮，則事態擴大後果，應由閻方負責。

扭上秧歌抬上猪 白家溝群衆「七七」勞軍

（興縣訊）「七七」紀念日，五區白家溝羣衆想到過去軍隊怎樣英勇作戰保衛他們，和得到翻身的那些日子，於是合作社殺了一口八十八斤的肥猪，婦女們也獻出二百廿三顆雞蛋、九盒紙煙、七千九百餘元本幣，選派邊區合作英雄賈保執代表全村慰勞傷病員。賈保執對傷病員親熱的說：「這回我們窮人翻了身，是憑上共產黨、八路軍啦，這點東西是舒意的。」傷病員代表感動得拄着拐杖站起來說：「老百姓對我們太關心了，我們只有趕快把病養好，再上前方去消滅反動派來報答大家。」完小還自編秧歌劇慰勞傷病員同志。（劉[illegible]君）

大同小組在朔調查結果 閻僞確曾犯我西小寨

（本報訊）我五分區司令員干赤軍等十餘人偕同大同執行小組，於六月廿四日乘車赴朔縣城某二十里的西小寨村視察，該地我駐軍曾於六月七日爲閻偽軍違約偷襲圍攻。雖時逾半月有餘，然閻軍進攻所造成之慘狀猶歷歷在目。美代表麥克陶曾向當地羣衆詢問閻軍進攻情形，據村長談，該地很久以來即爲八路軍駐地，六月七日朔縣城內閻偽軍突向該地進犯，除將我該地駐軍包圍慘加殺傷外，並打傷村民麻貴寶，距該村五里的[illegible]莊，亦有一老百姓受傷。當麥克陶詢問老百姓「國民黨那家隊伍來」時，村民答稱：「誰不搶老百姓，要誰。」又問：「誰不搶老百姓，誰搶老百姓？」一村民坦率答道：「八路軍不搶老百姓。以前城裏住的漢奸和頑固，下只打罵，厲害的刁搶，連住搶了三天，糧食、牲口，連切菜刀、壺、身上穿的鞋也都叫搶去了。」在旁之國民黨代表李祈中校無言可答，竟藉故將麥克陶拖上車去，以阻礙執行小組之調查。

綏遠傅軍蠢動

（本報訊）綏遠傅軍近有蠢動徵候。據悉由陝壩增至包頭者及準備增包者，有新三師、騎七師、二零一師全部，駐察素齊之騎四師一部並揚言即將東開。二十三軍軍長董其武於六月底大量派人四處收買麥子，準備乾糧。沙爾沁及後公喇嘛（和林北）之傅軍近亦已準備好六天的乾糧，並揚言即將進攻我涼城。與此同時，現各地並發現傅軍之偵察活動。上月二十六日，和林縣一報隊經濟店到白旗窰子（和林東）一帶活動，至七月二日才退回。本月一日午夜，新店北圪峁（和林東及東南）發現武裝特務十一人刺探軍情，後經新店南之二、三道溝向西竄去。七月三日，由紅沙口以西帶來[illegible]部步警共三個連侵佔我小紅城（均在和林南）。

（又訊）六月二十五日，有國民黨飛機一架，由北平飛抵大同，據悉，內載經過機槍一部。二日九時，由東北方向侵入我集寧上空國民黨飛機兩架，該機係美製之P三八式飛機，在集寧上空盤旋數週後，向南逸去。按近日來，國民黨還不斷向我豐鎮集寧陽高等地侵擾。

蔣介石爲甚麼賣國

陳伯達

中國人都明白，蔣介石的所以能夠進行反人民的內戰，繼續法西斯獨裁，完全是由於依靠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援助。他要取得美國援助以達到他那種反人民的內戰與法西斯獨裁之目的，蔣介石支出了全民族的代價。

第一，支出中國的領土權，讓美國軍隊駐在中國，給美國以陸軍基地。

第二，支出中國領空權，讓美國飛機自由「巡邏」全中國，給美國以空軍基地。

第三，支出中國的領海權，讓美國海軍自由游弋中國的領海，給美國以海軍基地。

第四，支出中國的政權，讓美國把中國內政問題的最後決定權（或把中國國民黨又改稱爲「仲裁權」「公權」等等，但內容一樣）交給美國。

第五，支出中國的軍權，以「軍隊美國化」代替「軍隊國家化」，放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

第六，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以使美國帝國主義份子更便利控制中國的內政。

第七，放棄保護關稅，使民族的自由工業破產。

第八，制定便利外資操縱的新公司法，讓外國財閥及其中國走狗自由在中國境內壟斷中國的經濟。

第九，支出中國的航行權，讓外輪摧毀本國的航業。

第十，支出中國的漁權，接受麥克阿瑟的決定，讓日本船在中國沿海捕魚。

當然，這裏所列舉的不過是一些大的項目，我們現在還不清楚美蔣密約的全部內容，可是只就這些眾所共知的大項目看來，蔣介石所支出的國家主權，乃是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從現在到將來，這是對於中國主權的大拍賣。日本二十一條的第五條，是要求掌握中國的政權財政軍警權，直接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那時袁世凱還有所顧忌，現在試和蔣介石所實際支出的東西比一比吧，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東西原來是袁世凱所還不敢答應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東西，而且是從來日寇所求之不得的東西，蔣介石已慨然的奉送給美國帝國主義者。

中國人民在八年流血抗日戰爭中所贏得的「四強之一」的榮譽，現在已被蔣介石所出賣，蔣介石不惜把中國降爲美國的「拉丁美洲」，把中國降爲美國的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勢力範圍之內，美國的保護國，也就是不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在蔣記的[illegible]之下，中國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將變成「美國的」，這「中國」是否還可成爲一個問題了。

上面的名詞，蔣介石本來都是中國人，可是他把中國人民當作仇恨的敵人，他要和人民作戰，他就不惜出賣國家民族了。十八年來，蔣介石得什麼國家民族？[illegible]人民長期無數的最可怕最可悲的獨裁統治，在人民心目中，蔣介石早已破產無餘了，但是他要堅持他的獨裁統治，因此他就要依靠外國主子支持他這個反人民的獨裁制度。

蔣介石的本領，就是向外國主人求救。反民主的人，凡是獨夫民賊，必定變成漢奸賣國賊，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定的規律。蔣介石「寧贈友邦，勿予家奴」，這是中國大買辦大地主的傳統政策，蔣介石就繼續這個政策的最大繼承者。「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執行了這個政策，斷送了東北，簽訂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而在抗戰初期，他仍然要求與日寇妥協，他以前的所作所爲，現在當中國人民戰勝日寇之後，蔣介石就又徹底暴露其面前，蔣介石已經起來要求美國援助他自己的[illegible]，了這個政策。

一個國民黨，就是以「中國人」做和中國人民作戰的主體，以換得外國主子的扶持，他不惜出賣中國的主權，以換得外國主子的支援。蔣介石的對手是中國人民，他向外國人民出主權，他向他的外國主子支出主權，就是爲的向他的外國主子「接收」權，又是爲着向人民「接收」。凡是反人民的，歷史的事實很明白。

凡是反民主的人，凡是獨夫民賊，必定是招引外國主子，必定要用種種的形式或者可以取得外國主子的幫助，但是當他們必須用最殘酷的手段來反對人民的時候，他就更需要什麼都做得出來，汪精衛是這樣，蔣介石又是這樣。不管他們的主子怎樣不同，但歷史的規律究竟是一個。

毫無疑問的，中國民族正面臨着一個極大的新危機，如果蔣介石的反動政策得以貫徹下去，那麼中國就將從獨立、自由、有希望的國家，變成外國的奴隸，就將沒有什麼和平，沒有民主，這是一定的，也是極嚴重的鬥爭，中國人民必須以高度的警覺，以避免新的奴役的命運。中國人民必須再接再厲，要求蔣介石不要再做「寧贈友邦」的事，要求蔣介石認清自己的罪過，終止賣國的一切罪惡行爲，停止內戰，必須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凡是與人民爲敵的，不管他一時如何「出賣祖國的人，最後都必無例外地要自己滅亡」，汪精衛的前車！如果不信，請看袁世凱、汪精衛的下場。

軍政共同設立轉運站 寧武軍運不誤生產

（寧武訊）全縣民兵、羣衆熱烈支援前綫。各區參戰民兵，兩天內即全部集中趕赴前綫。他們走後，各村抽出牛驢幫助他們完成搶種，並加強了變工組，突擊搶鋤。爲有效地支援前綫，軍政兩方共同負責，設立了四處轉運站，各站長由部隊幹部擔任，正負責換藥治療，負責的由行政幹部擔任，有計劃的組織擔架、毛驢，安置傷員食宿，爲保證傷員，發動羣衆招待傷員，不耽誤生產，準備擔架的辦法，村子四人爲一組，在村子附近一里地內，如要擔架，由站上先派人通知，並準備二十架，並根據具體情況，路程確定爲二十里至三十里。同時，首批各村集中糧食，保證部隊供給，全縣送前線的細米麵有五千多斤，在軒崗反攻戰勝利結束後，附近羣衆發起慰勞，計有肥猪九口、雞蛋一千餘顆，共餘粉、豆油、西紅柿子等，各地正在積極慰勞中。（高[illegible]）

河曲六區 貸糧中同時組織生產

幹部深入群眾發現困難出主意解決

（河曲訊）夏鋤開始，六區發放義倉糧二十大石，並組織剩餘勞動，側關糧食，解決群眾困難。從貸中，由於領導上轉變了過去散糧救濟思想，已進一步和組織生產結合起來，如太子店配合發放義倉糧，開展了互借，在翻身戶武八十自動借出一石多糧食的影響下，村中富有戶也借出了三石多糧，穩固了全村的夏鋤。文武坡溫古連同志把貸給他村的五斗三糧，和向吉虎子等五戶借出的一石多糧，給四戶貧農當担挑的本錢，每人出外一次就賺回一斗多黑豆。王義生把貸糧買了四斤花，動員家裏紡綫，抗屬寶銀虎家婦，也買了兩斤花，每天積極紡綫。前川十六戶跑運輸的，有五個牲口要出賣，但得到貸糧後，就穩住了，一起跑運輸，還賺下九萬多元錢。除貸糧外，幹部深入群眾，發現困難後，群眾出主意，從積極組織生產中，解決困難。如蒙家梁村翟根來，只十四歲，父親死後家裏無勞動力，生活極為困難，發動互借，村裏餘糧不多，並且解決不了問題。幹部就幫助他把全村的十一條牛攔下，叫他放牛，一牛每月能賺三斤穀子，積下的糞，也歸放牛的，這樣不僅解決了他全家吃飯問題，並打下了明年的生產基礎。新窰洞村自滿裕和木匠拴存沒糧食，村長叫他把公私的一株榆樹砍倒，拴存榆樹皮去換糧，木匠用木頭做機子，一株樹把兩個人的困難解決了。楊石梁張秋忙借了二斗義倉糧，不多時又吼沒辦法，要再借，經大家討論後，要他拆挑用去賺錢，又借了他二斗米作本錢，他到五寨武邊界賣雜貨，淨獲利一萬六千多元，現安心加緊夏鋤，準備鋤完再跑。後川村史聯和、史祿小等因沒糧，想賣驢，村長劉山要他們不要賣，借給他們三十斤糧，教育他們組織起來跑運輸，四家的兒子變工鋤地，這樣剩餘勞動力也使用了，口糧和牲口問題都解決了。但在貸糧中，有些幹部對重視教和積極組織生產思想上注意很差，因此工作還存在着很多缺點：如紫河村片面的防止浪費，將貸給群眾的糧食，放在幹部家中，每天三斤二斤的秤，只二十多天，就吃完了。溫樂會、王家山等村，為貸糧而貸糧，認為糧食到窮人手就完成任務了，再沒過問生產的事情。水濼村不按具體對象，只是按自然村大小，平均分攤。火山村主任，還把三戶貧農的貸糧，扣下還了征賬。凡存在着這種無原則、無目的散糧偏向的村子，貸糧對幫助生產的作用都很小。（劉數台、劉林）

廿里舖全村大變工 婦女兒童搶收男人搶鋤

二馬營婦女變工鋤草注意節約

（興縣訊）一區二十里舖男女一齊大變工緊急搶收搶鋤。該村在婦女幹部劉滑淹領導下，十三名青年婦女組織挽草麥變工。另有三名青年婦女因自家沒有草麥，組織一扎工組，並通過學校組織兒童，兩天內，全村六十五名婦女、兒童，將村裏廿三垧草麥全部突擊收完了。參加婦女變工的各戶都省下了人工與工資，三個扎工婦女兩天也賺了三千九百元，家家都很滿意。現在她們又重新組織起四個變工組，有二十五個婦女參加，準備繼續挽小麥、完豆。由於婦女、兒童組織起來夏收，男人們順利搶種、搶鋤，七個變工組，在十天當中已按穀完廿三垧雜穀，五百四十垧穀子豇豆也鋤過了。（任子傑、馬恭良等六人）

（寧武訊）二馬營為節省男勞動力開渠，婦女們也參加變工鋤草，穀子、山藥都已全部鋤過，舊例完豆是不鋤的，今年也鋤了。去年山藥豐收，一般人家都吃不了，發生浪費現象，有的拿來餵豬羊，有的磨粉麵（一百斤才磨十二至十四斤粉麵），經過大家討論，認為磨粉麵不合算，全已改成磨山藥，一百斤能[illegible]十斤，足夠一月吃用。並發動婦女在鋤草中採集野菜。開渠小組合計，再有二百個工，就可全部完成開渠工程，今後將繼續組織，開三百畝好地。（劉不霖）

赤泥灣搶種完結後 驢跑運輸牛扣荒

「問牛扣地」幫窮人

（靜樂訊）二區赤泥灣全村大變工，六十戶人家共組成十二個變牛組，當一百二十垧小日月莊稼，搶種完結後，大家討論利用剩餘勞動力組織開荒、跑運輸，實行工票制度，一個全工十分，早上一分、上午五分、下午四分，牲口扣伏荒、跑運輸一個畜力頂十分。二十五犋畜力除四頭驢跑運輸外，全部扣伏荒，用換牛不換人的辦法，每戶計劃開三垧，共一百八十垧，大家滿有信心完成。李開定並發動大家單吃飯不賺錢（又叫問牛扣地），給窮人扣地，集體幫助他們翻身，眾人都齊心願意。除開荒外，成立運輸隊。四頭驢分頭跑嵐縣臨縣販賣爐饃、餅子，解決全變工組的零碎困難。另外，還翻扣夏田臨地，割堎、漚糞，每戶開一個糞坑，用青草漚糞、兒童除鋤草拾糞外，並組織起來去砍柴。（褚維定、梁錯龍）

教員、學生自動自治 豐鎮市學生增加二倍

回民伊光小學擴大為完小

（新華社豐鎮訊）豐鎮市小學經過整頓後，各校呈現一片生氣。敵佔時期各不相關的四個高小，已改為第一、二、三、四個密切聯系的兄弟小學，原有回民所辦的伊光小學擴大為完小，回民馬玉堂先生任校長。現在全市共有七個完小，還有扶輪學校和民辦公助的育德小學，學生共有一千四百多人，比敵佔時增加一倍。過去女子小學僅有學生百餘人，現增加到三百多人。各校都自己解決課本問題，根據實際情況自編自印。應付態度絕跡了，教員積極提高，敵統治時的掛名報到吃飯睡覺的學校，也建立了定期的校務、教務、巡視、彙報等正規的制度。徹底廢除打罵，教員組織教聯會，學生組織自治會，自由處理本身問題與進行社會活動。因此，教學逐漸結合實際，今春賽馬大會，學生輪流整隊前往參觀宣傳，教員從旁講授。紅五月，各校師生組織宣傳隊、秧歌隊赴各地宣傳。學校與家庭教育結合上亦有改進，各校先後召集家長聯歡會議，到會家長共有七百餘人，同時學校也組織家長訪問團，徵求家長意見。師生在課餘之暇從事生產。第一完小已從瓦礫堆中闢闢校園四畝，播種菜蔬。（陳介平）

龍玉村書記下鄉稅契

給群眾省下勞力和盤費

（五寨訊）四區龍玉村書記，在組織群眾生產中，配合的做稅契工作，做法是一村一村換着做，將發下的草契及尾紙填好，收回稅款，由他拿回縣政府蓋印。全行政村共有六十多戶要稅契的，如果各家稅各家的時，到縣上來回要費兩天的功夫又花盤費。這樣他一人花些力氣，節省了群眾很多勞動力，大家都說：「新政權甚上也是為老百姓打算哩！」（徐廖元）

巡鎮水道修得太窄 山洪決渠沖壞莊稼

（河曲訊）巡鎮查教育不夠，有個今年修水渠時，個別群眾為了多佔地，把水道堵得很窄。六月底一次風暴雷雨，山洪下來，大水溢出水道，淌地流竄，把北灣稅務局、杜七十八、韓二等好幾家的麥子、棉花都沖壞了。五區柳家甲也發山水，滿溝沖走放羊孩一個和三十幾隻羊。據有經驗老農談，入伏後必雷雨很多，因此必須修理水道，多打水簍箕，以免水害。（朱元）

臨縣二完小學生 爭先看護傷員

（臨縣訊）自衛戰中受傷戰士從前方抬下來後，二完小同學曾幾次去慰問，大家看到戰士身上未乾的血跡，聽了護送傷員的同志痛述閻偽殘害人民的事實，莫不切齒憤恨，當醫院要動員一批看護員做臨時工作時，暑期畢業和預備班的二十餘個同學爭先報了名，家裏缺乏勞動力必須留下來夏收的同學，也都爭着要去，經領導上再三解釋之後才答應留下，報名去當看護員的已束裝到達醫院了。（高維振）

工作意見

替群眾想辦法防止雹災

冷強

雹災對莊禾為害很大，雖說是「彈打一條綫」，但在邊區來說，年年受雹災的地區，實不在少數，特別是二、五、六分區許多縣份年年雹災給群眾的損失是很嚴重的。就去年所知材料，十三個縣中，就有九十個行政村遭了雹災，被打壞的田禾達十六萬二千七百四十九畝，損失糧食達三萬二千五百石。其中七個自然村的五千多畝田禾，被雞蛋大的冰雹打毀，還有羊和人被打死的。今年臨縣林家坪一帶，十里左右的村莊遭了雹災，棉花、黑豆被打得只留下桿子，三分之一的夏田全部毀在地裏，其他高粱、穀物也都受了損失。因此，我們應給群眾想辦法，防止雹災，減少群眾的損失，這裏我提出以下意見，以供各地領導上的參考：

一、從群眾中調查辦法，據說臨縣離石有用土槍轟擊和放鐵砲的辦法，我想可在佈置與檢查生產時，搜集收[illegible]實效的典型例子，加以提倡。

二、今年普遍進行防止雹災是不可能的了，但可就去年受過雹災的村莊，或區公所行政村公所所在村莊、及機關部隊駐村，組織動員群眾，特別是民兵，準備土槍、土砲、火藥，一旦發現雹雲（時間大半在中午前後，雲彩發紅色，雷聲連響），即予轟擊，實驗收到成效，可逐年推廣。

三、加緊收割。目前正值夏收，就興縣來說，草麥還有沒收割的，老麥、春麥，大都沒有動手，領導上要抓緊推動群眾快快收割，能早收一天，就減少一天雹打之威。

三十三村聯合翻身鬥爭

——記左雲群眾對大惡霸李郁的清算

齊淵

一、「李家衙門」的兇焰

左雲段家溝大地主李郁，有土地一百六十餘頃，除二十五頃僱人耕種外，其餘分佈在廿幾個村裏吃租子。有七盤輪的瓷窰，經常僱二十八個工人，有一座商號和一座當舖，敵佔時即與敵偽合資改為操縱糧食的投機事業。據一般人估計：他的不動產和存糧存款當在百萬以上。李郁家發起來迄今不過六十年，他父親是個以兇殘著名的武舉，渾名叫「瞎眼大王」，李郁繼承了乃父「溜官害民」的特長，從滿清到閻錫山到日本佔領期間，都保持並增長了他的權勢，群眾稱他家為「李家衙門」，他經常養活七八個打手，指派出去，催租逼債，姦淫搶掠無惡不作，小京莊王仲奎的女兒曾被強姦，畢明的兒子被殺死；他指使其長工放野牛，耕到那裏那裏即成為他的地界，下石岔郭鳳英的二十畝地就這樣被奪走了。另一種辦法叫「照」地，坦坡村劉拴子賣給他十二畝地，但另外八畝因「地界相聯」也就被「照」走了。侯凡、趙二千辛萬苦在西灣修好座瓷窰，李郁說在他地界上也「照」走了。高利貸滿佈在四周百里以內，沒人說清有多少，只是這次算賬拿出來的賬就有一千七百餘本，群眾說這還是「沒底子的饑荒」，只要借下就永遠還不清，富有的人家，借上有時還給也不要，等你沒時，「本對本、利生利」一算就把土地房屋「拘」走了，因此使好多小地主富農也破產，外村百餘頃土地就是這樣集中起來的，如下石岔郭子、大堡陳文耀、劉炳，曹家堡尹廣山、山灰村畢明等都是。很多人都因此變為他的佃農，高利貸的債戶則要把兒子給他當無代價的長工補償，瓷窰工人大都是這樣，窰上最流傳的話即是「受盡牛馬苦，欠賬無其數」。給工資的則是只給東西不給錢，一律高價，好多人給他當長工也沒見過一文錢，大堡馬兩的父親，民國四年在他家當廚子，揹下兩斗莜麥，十年後變成「本利欠糧兩石」，折走四十畝地。李郁發了家，周圍村莊都窮了，人們說：「賬是窮根子，搶走命根子」，人們說：（指地）「又給李家蓋下一個兒」，人們就說：「又多一個受苦人了」。但群眾多年在他家統治底下，又沒人啟發覺悟，除消極憤恨外，還有什麼辦法呢？連解放後李郁負担的公糧，還強迫全村給他「公攤」哩！

二、失敗和群眾路線的開始

在全縣農民代表大會後，決定要發動聯合鬥爭，打垮這座封建堡壘。決定第一個工作步驟是：五個幹部按支點分工到各村，先訓練一批積極分子，並在段家溝領導一次清算首先突破。可是不知道究竟應該如何運用群眾路線，只是區幹部開會宣傳深入不下去。一個幹部走了兩天，據他說：「僅發現兩個不願清算減租的佃戶」，於是思想上認為發動群眾「寡淡」；另一個根本沒發現有佃戶，僅發現一個民兵「打夥計」，於是「鬥爭」一個回來了；另三個幹部找住幾個積極分子，但「積極分子」有些是村代表指定的。工作失敗了，這時候群眾悄悄地反映：「減租倒是好事情」，但他們不敢說是佃戶，不敢減租，因為顧慮很多，有的怕八路軍站不住，有的說：「李家三輩子站在人頭上了，還還能吃倒人家」，有的卻認為李家壞了心我總存好心，講「良心」等。李郁就四處造謠收買活動開了，段家溝農會秘書郭正是個老實人，李郁婆姨即故意說：「真恓惶，四十大幾了還沒兒」。說得郭正很「對人好積德，不算他了」，以後就消極得不做工作了。縣區幹部於是又重新下鄉，但佃戶名字是知道了，但佃戶不敢減，隱瞞地，當幹部告訴八路軍走不了，又進行算賬教育，具體告訴「減租減息要課地主多剝削你家多少，過甚樣的日子」過後，少報地的報出來了，「李家衙門」幾輩的剝削也被揭露出一部份來，有些農民的良心思想也克服了。李郁這時盡力想和縣區幹部拉攏，幾次請吃飯，幹部們抱定「群眾沒起來不和李郁來往」的決心，幾次拒絕不去。群眾心裏高興，譏刺那些「狗腿」，「跑得太乏了，休息休息吧」。有少數農民是敢起來減租清算了，但工作深入的程度是極不一致的，這時幹部們又顧慮等久了，怕積極分子的熱情消沉，想「突破一點推動全面」，決定先在段家溝搞第一次清算。結果只勉勉強強組織起十二個人，教育也差，對這樣一個大清算，還不能成為力量，一去李郁態度很強硬，一口

山東我軍討伐僞逆 再克大汶口俘僞千餘

（新華社荷澤十日電）山東八路軍於本月一日再度收復津浦路中段泰安南之大汶口車站，侵踞該站之僞軍寧案部全告潰滅，其中一千餘人就擒。大汶口站在泰安解放前，即爲八路軍自僞軍手中解放，以後被僞踞該站附近之新街兩據點內僞軍突然襲佔，並大修碉堡工事，不斷四出進攻解放區，燒殺搶劫。此次重新解放，人民感激萬分，紛紛攜帶物品慰勞八路軍。

蘇中我軍被迫自衛 擊退進犯黃橋蔣軍

（新華社如皋十日電）駐靖江、泰興之國民黨軍配合「武裝還鄉團」共約千餘人，於上月下旬分三路猛犯蘇皖解放區如（皋）靖（江）泰（興）間之重鎮黃橋。一路六百餘人，上月廿六日已泰興進至黃橋以西廿里之司馬墩，一路三百餘人由宣家堡（泰興北卅里）進至黃橋西北廿五里之古毛墩，一路百餘人於廿七日下午自靖江進至城北七里之馬橋，待泰興一路侵佔司馬墩後，廿七日晨復分兩路向黃橋猛犯，竄至距黃橋十餘里之黃家溪一帶。蘇中新四軍被迫自衛，在當地四萬餘羣衆協助下，將進犯軍及其增援部隊兩個團完全擊潰，餘部向區里徂（泰興軍十里）敗退。是役，斃傷進犯軍百餘名，俘十餘人，繳輕機槍六挺、步槍五十餘枝、擲彈筒一個、美造火箭筒兩箱及湯姆式步槍兩枝。

國方無理要求我退出東明一帶 如蔣軍敢予進犯我必自衛

（新華社邯鄲九日電）冀魯豫軍區於五日接到國民黨鄭州綏署本月一日致北平執行部備忘錄一份，措辭狂妄，無理要求八路軍「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時以前退出東明城及該城至考城間之大塊解放區，否則發生一切後果，國民黨軍概不負責」。與此同時，自上月底開始的豫北國民黨軍陸空聯合大演習迄今仍未停止，上月廿八日駐新鄉之國民黨三十一集團軍所部並作各種戰鬥動員，廿九日起，鄭州至新鄉之火車已停止客運，全部改爲軍運，大批軍火武器與國民黨軍連日源源北開，僅二十九日一天即有汽車三十輛運抵新鄉。在如此緊張備戰中，上述備忘錄顯係國民黨軍向豫南、冀南、豫西南解放區發動進攻前的挑戰書。新鄉小組中共代表黎已對國民黨此種無理挑釁行爲向該組提出正告，要求立即制止，否則八路軍將被迫堅決自衛。

敘述保衛祖國決心 上海學生致函馬歇爾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延安今日播：莫斯科電：上海學生聯合會六月二十二日致函馬歇爾將軍，在信中敘述全體學生保衛祖國的決心，反對美國對於國民黨軍事當局的援助，立即從中國撤退美軍。

晉京請願代表已返上海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南京訊：滬市各界晉京請願代表馬敘倫、閻寶航等於上月末分別訪蔣介石、周恩來及馬歇爾等，陳述要求和平反對內戰意見後，已於上月二十九日午後乘中航機返滬。在京歡送者，有民盟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及中共代表團周恩來、鄧穎超、盧承志、李維漢、齊燕銘等。

司徒雷登任美駐華大使

他對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與馬歇爾意見一致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華府訊：杜魯門於九日任命司徒雷登爲美駐華大使，馬歇爾之地位無改變。司徒氏現年七十歲，生於中國，並曾在華傳教（基督教）數年，自一九一九年起，即歷任北平美國教會學校燕京大學校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曾爲日寇拘捕，三年零八個月，近任馬歇爾顧問。據六月二十八日上海聯合晚報載稱：司徒氏對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與馬歇爾意見一致。六月十五日，他應馬氏之邀，由平飛寧，與馬氏作五日長談。

京滬各界認爲：國方擅自宣佈召開國大 乃決心破壞全國和平團結

（新華社南京十日電）國民黨當局擅自宣佈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事，不僅中共民盟及社會賢達各方表示抗議與遺憾，即京滬各界亦均認爲此舉不僅爲中國時局之政治原子彈，它使和平談判橫增新困難。而國民黨報紙對此甚爲強硬，認爲此乃「爭取主動」。又稱：「中共出席與否，不值一顧」。但中外輿論界及社會各界人民莫不表示極大之憂慮，因國民黨此舉，顯然決心破壞全國的和平團結。

短論

我們不能當奴隸！

看到上海、廣州等地美軍橫行無忌的消息，激起我們無限的憤恨。

爲什麼美軍敢於在中國領土上如此不法？我們不能不想到蔣介石的賣國政策。蔣介石爲了堅持內戰與獨裁，不惜出賣中國的領土與主權，換取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使中國實際上已降爲美國的殖民地與保護國。這樣，蔣介石的外國主子自然以「主人」自居，視中國人民爲殖民地的奴隸而橫加淩辱了。

中國人民爲獨立民主奮鬥了百年之久，曾付出了大量的血肉，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已鍛鍊成鋼鐵，覺悟是空前地提高了，有了一萬萬四千萬人的解放區，中國人民的實力是空前壯大了，我們絕不能容許蔣介石的賣國政策繼續下去，讓美帝國主義份子在中國如此橫行。每一個愛國志士絕不能忍受在戰勝日寇之後，再充當另一個帝國主義的奴隸。一切愛國志士要大大的發揚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更好的團結起來，爲挽救中國民族的新危機，爲爭得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到底！

東北各民選省府主席與參議會議長 呼籲全國人民與民主黨派 爭取獨立和平民主

（新華社哈爾濱九日電）東北九省民選省政府主席及省參議會議長頃代表東北四千萬人民，聯名通電，籲請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堅決反對國民黨內法西斯主義者勾結美國反動份子進行內戰，一致以行動爭取民族獨立與全國的和平民主。該電稱：九一八後，在蔣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下，我東北廣大地區淪於敵手，四千萬人民慘遭日本法西斯瘋狂蹂躪十四年之久，受盡苦難，從未見政府當局來此一兵一卒。勝利後東北領土主權已歸人民所有，並根據孫中山先生地方民主自治原則建立各級民選政府，不料國民黨反動派竟以收復東北領土主權爲藉口，興師進攻，我東北人民何辜，又重陷於此水深火熱之境耶?! 試問蔣介石有何權利向人民收復領土主權？反動派爲達到此無恥目的，竟喪盡民族氣節，請來美帝國主義幫兇，任美陸海空軍駐紮中國領土，任美貨傾銷橫流，任外國輪船航行內河，凡此種種出賣國家主權的行爲，人民一定要誓死反對。我東北人民堅決反對獨裁的禍國行爲，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份子武裝干涉中國內政，故我等特代表東北人民緊急呼籲：一切國內糾紛，均須根據政協決議以政治方法解決。我們要求駐華美軍一切實遵照莫斯科決議，立即撤離中國，並停止反動派一切軍事援助，如此，則獨立和平民主新中國之建設始有望也。署名者有遼寧省政府主席張學詩、副主席朱其文、臨參會議長白希，遼北省政府主席栗又文、副主席代臨參會議長王煥文、副議長李×平，安東省政府主席高崇明、副主席劉瀾波、臨參會副議長陳先舟，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臨參會議長肖丹楓，松江省政府主席馮仲雲，合江省政府主席李延祿、副主席李精五，嫩江省政府主席陳大凡、副主席楊英傑，臨參會議長于天放、副議長范式人，黑龍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副主席車向忱，綏寧省主席張醒之。

視中國人如奴隸 滬廣美軍橫行無忌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滬訊：六月二十日晚，靜安寺路、卡德路口有美海軍三名，挽一「吉普女郎」，一路調笑，橫衝直撞，有一老人更被打傷倒地，路邊一士兵憤憤不平，正欲上前理問，該三美兵又向他猛擊，當引起路人公憤，紛紛上前質問，美軍見勢不利，飛奔逃入靜安寺路美海軍俱樂部，羣衆蜂湧追至該部，達數千人，一時情勢緊張，中美憲兵均荷槍實彈趕來彈壓，羣衆齊聲要求懲辦行兇美軍，而美憲兵竟不問情由，用武力將羣衆驅散。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廣州來訊：美國軍艦三艘於六月二十二日抵達廣州，美國水兵上岸後橫行無忌。

承德新華廣播電台試播

承德新華廣播電台，於本月七日晚六時至十時開始試播，中波波長一百五十公尺，週率一二零零千週。

咬住「沒賬」，羣衆就害怕了，坐也不敢到人家家裏去坐，跑來和幹部說：「鬥不下去，不要鬥算了吧」。幹部找積極份子開會說：「這次鬥不下，以後永遠也翻不過來了」。羣衆又去算，但很勉強，有的打算幹部一走即把東西給地主送回去。

三、本村外村互相影響，團結起來進行鬥爭

然而到外村去的幹部把段家溝算賬的消息傳出去了，外村的羣衆情緒振奮起來了。下石名和前坡的羣衆立即鬥起來，段家溝的羣衆看見人多也振奮起來了。這時幹部對如何算和農民之間的團結都沒注意教育，來後只說三言五語就讓到李郁家裏去。段家溝羣衆怕外村把東西都拿走，就擋住不叫去算，兩邊爭吵得很厲害，好些村農民也陸續來了，幹部才由此引起警惕，當即召開會議，檢討這樣鬧對李郁好還是對大家好，進行團結教育，具體討論如何鬥爭，選出減租委員會來領導進行，因爲李郁在村內外都佈置打手進行破壞，便又組織起糾察隊。這時候雖然積極份子裏面也還有一些二流子投機，一些是村代表指派來的不說話，一些害怕不敢鬥爭，但很多羣衆都要求算，羣衆是鬧始發動起來了。當晚李郁僱來十個打手來偷偷地往出搬東西，被民兵發覺逃跑了。

四月十二日一早羣衆就找李郁開控訴大會，到了卅二個外村，來的二百四十九個人，鬥爭中外村人越來越多，共有四百餘人參加大會。會上把李家收租的大斗大稱擺在兩旁，羣衆無不憤慨，曹家僱尹辭說：「我老人借你三吊多錢，我父子兩個給你攬了二十幾年工，還打不清飢荒，到後來逼得把我媽賣二十八元清債，你講良心不講？」任富說：「我父子兩個給你當四十來年長工，使換過一個錢來沒？」尹康說：「你派出打手把我父親路腿打斷，你李郁鼠比土匪還厲害哪！」潘福海說：「我借你九合米你訛走我三十畝地，第二年又說欠你四十二元了，你說我窮是爲甚麼窮了的？」羣衆從起腰來了，理直氣壯的提出苦事來質問，一個緊接一個，李郁低着頭耍無賴不說話，羣衆更憤激了，忽然有人吼：「咱們受一輩子苦，還穿一件爛皮襖，把李郁皮襖脫下凍一凍，看他說好受不好受。」人羣裏有的吼對，有的在罵；有的要擠到人前來控訴，會場嚷成一片。主席安頓大家坐下後，李郁講：「大家說的都是事實，這是舉人手裏作的」，他想把罪惡推在死人身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婆撲在李郁面前：「李家仗財仗勢欺負人幾輩子了，我那十二畝地，就是李郁手上奪的」，羣衆又紛紛控訴李郁的罪行，他沒法了只說賠償東西，沒錢，吐約約丟了，羣衆憤恨得要求主席把李郁綑起，高喊：「挖樹要根，不拿出約不行。」一個羣衆氣得滿眼流淚，過去就是一巴掌說：「你還想作黑麼」，叫威風一世的李郁哭了，說：「我三羣人把你們也害苦了。」承認了錯誤，答應第二天取賬取約。當時李郁家兄弟，兩個較開明的地主即自動減了租，羣衆安頓他們好好經營家務保證沒事。當晚李郁即四處活動，又挑撥、收買、造謠言，但農民覺悟提高了，誰也不聽那些鬼話，第二天清算清楚後，因李郁堅不把武器交出來，又還有三條命案待清理，於是送交政府。羣衆都說：「會鬧好了，共產黨領導好，大家團結好」。

四、開始翻身後的農民

把大封建頭子搬倒，農民大都翻身了，如坦坡村受李家剝削窮的二十一家，這次清算都分得到土地四百畝，從土地關係上說：七戶僱農有六戶變成貧農一戶變爲中農，七家貧農變爲中農，他們都互相慶幸翻身了。十七號開慶祝會，一見着幹部們都像多日不見的親人拉住問長問短，對政治也關心了，台上人講話，沒聽清還叫旁人再說一遍，農會威信大大提高，當天要求參加的即有八十三人，羣衆說：「全憑大家，要不是人多，連李家的門也碰不開，以後可得好好團結生產，打下糧是自己的了」。鬥爭過程中培養了十個村幹部，改造了兩個村政權，這些幹部都自動負責，他們分頭減租，誰該減誰不該減，減多減少，都處理的合適。大會之後下石名幹部並領導羣衆計劃漫地了。

張市基督教徒佛教徒 祈禱和平反對內戰

（新華社張家口電）張市基督教救世軍及大佛寺佛教會近日來爲反對內戰求得永久和平而進行祈禱。救世軍隊長田起炳語記者稱：「我們每天都祈禱和平，請求上帝懲罰好戰的人。」他並鄭重指出：「我們是反對美國以軍火援助國民黨的，因爲這些軍火將使中國人流血。」佛教會曾阿初與家性兩大師說：「我們需要永久和平，使全國人民都像解放區一樣安居樂業。」

官僚資本壟斷與美貨傾銷

民族工業趨於總崩潰

上海工商界呼籲挽救國貨危機

綜合報導：國民黨內官僚資本的壟斷，與其勾結下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已使中國民族工業陷入總崩潰之勢。官僚資本穿了「國營」的外衣，空前擴張對輕重工業的壟斷：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壟斷了紡織業；中國蠶絲公司獨佔了江浙蠶絲業，經濟部獨佔了煤、鐵、鋼、鋅、錫、銻和石油等礦的開採以及鋼鐵、機械、電氣、化學和製糖等工業；交通部獨佔了鐵道、輪船、汽車、航空及其有關的一切製造工業；糧食部獨佔了麵粉、碾米、榨油等工業；農林部接辦了農具工廠和農場；教育部接辦了和文化事業有關的各種工業。官僚資本又控制了動力資源委員會，控制了華北、江南的電力，燃料委員會統治了煤的運輸，中紡獨佔了輸入的棉毛，中央印製廠獨佔了紙張等等。

官僚資本是與美帝國主義狼狽爲奸的。官僚資本家大量購買美棉，已使擁有六百餘萬畝棉田的陝棉「貨棄於地」。受國民黨軍需署控制的華西七八十家毛織廠及邊區幾千萬牧民（他們抗戰時期曾爲該署生產二百五十萬條毛毯，貢獻了六千六百六十多萬斤羊毛），由於該署轉向美國訂貨，相繼倒閉與陷入絕境。紡織業因競爭不過美棉而被壓倒，綢緞業因美綢傾銷，以致絲廠倒閉，數百萬蠶農之生計大受威脅。無錫絲廠因虧蝕過重，屢次請求救濟無效，只有三家開工，但因售廠絲一担即賠百萬餘元，也決定如要求貸款再無結果，即全部停工。但當局不僅不理，反計劃向日本購秋繭十五萬担。中國原可供自用且能輸出的製革業，亦因每雙皮鞋較美貨高出一倍，奄奄一息。上海三十餘家紙廠因洋紙湧到，也被迫停業或改製土紙。大批美製化粧品充斥於市，國產化粧品只好關門。在華南，甚至發生武裝走私，偷運毒品的事情。香港今年頭四個月入口貨報關價值是近二萬萬元港幣。低廉的美國商品，由香港大批走私從廣東沿海運入內地，這些走私的「海上英雄」們甚至公開販運鴉片、汽油，四月間，由香港偷運値三千餘萬元汽油的武裝船隻，且曾以機槍掃射緝私者。海關緝私人員亦常受賄幫助走私。走私的數目是驚人的，廣東海關每月的稅收只八萬萬元，逃稅的就有十五萬萬元之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工業只有倒閉：上海工業已停工十五家，請求停辦者三家，包括絲、布、水泥、藥、紙、顏料各業，廣州九十九家烟廠已有六十幾家停業。這還不算，美國的「飛虎將軍」陳納德等及中國買辦官僚資本家共三十餘人，正發起創辦一個驚人的獨佔事業「中美實業公司」，該公司資本法幣十萬萬元，總公司設上海，並在京、漢、長沙、蕪湖、九江、衡陽等地設分公司，自備卡車、輪船往來各地間，且與陳納德空運隊取得聯系，而該公司即爲陳所操縱，今後美國所需我國出口物資也即由陳納德公司委托該公司代辦，我國所需美進口物資也統由陳納德公司採辦，委托該公司代銷，並由陳納德公司出面向美國廠家賒款。

此種壟斷與傾銷已迫使民營廠家陷於毀滅的邊緣，上海工商各界特準備發起「挽救國貨運動會」，呼籲各國貨廠商、職員、全體同胞挽救國貨危機，主張紡織、蠶絲等輕工業一律發還民營，縮小「國營」範圍，嚴厲限制進口，禁止奢侈品以及非必需品，特別是造成內戰的軍火的進口；立即收回海關權與航權，提高進口關稅，獎勵並輔助出口事業。

副刊

招賢礦區訪問記

煥文

站在柏峯嶺的高峯俯瞰東南山脚，那裏是有名的招賢礦區的所在，人們記不起有多少年代了，工人們一年復一年，一代又一代的在這裏辛辛苦苦的採掘煤、磁、鐵的原料，並就地製成成品——鍋、鏵、鐵、釘、碗等，送往山西各地，並西越黃河入陝，古縣追隨着自然界的發展，老縣衰落，新縣又產生，延續着它的歷史生命，成爲人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這裏的八百來個工人，也依靠它作生命的寄托。

戰爭改變了一切，礦區也換了一付新的面目，一部份在大風浪中經不住風雨的，只貪圖私利苟安的廠主們，爲逃避對戰爭所應盡的義務把他們的資本打撈到腰包裏，還有的埋藏了，有遠走避難去了。工人們在這困難的條件下，自動組織起來，集合了他們點點滴滴的資本，有的自己合作經營，有的和部份廠主們合作經營，繼續堅持了這塊工業陣地。他們將平時的生產轉入了戰時的生產，製造了無數的地雷和手榴彈等武器，在抗戰八年中，曾發揮過很大的作用，爲了扶植這些新生的力量，政府除給以必要的貸款外，對他們的盈餘也不徵收公糧。由於解放區扶助民間工業政策的積極推行，於是不少礦廠在戰爭中慢慢的成長起來，現在十九個鐵廠中，廠主與工人合作經營和工人們單獨經營的即佔十五座。由於勞資雙方努力合作的結果，發展的也很快，如在一個老工人長師等十二個人合作開辦的鐵廠裏，去年還僅有一百一十萬的股本（全是工人的），今年即增至一百八十萬，他們也像邊區的農民一樣的翻身了。長師對我回憶地談述他往昔的歲月，在抗戰前他在礦作煤礦工人，他說：「工人們作夢也想不到自己還能作財東入股哩！就是這個創

縷褲錢也賺不下，回一趟家還要向廠主苦苦哀求借下下月的工資才能有了路費。」說到工錢他又想起舊社會廠主們的狠心來，他說：「人家廠主比咱會計算哩！糧貴給錢，糧賤給糧，怎樣對他有利怎樣幹，誰還管你餓死活呀！」

在另一個合作鐵廠裏七十來歲的李會江老漢，他是招賢最老的一個鐵工，從十六七歲上就採鐵渣，後來當了工人，受了大半輩子窮沒個下場，自四〇年新政權建立後，他和他的孩子一起加入了合作社的鐵廠，入了身股又入了錢股，工友們見他年紀大了，作重營生太吃力，只叫他作些技術上的指導和輕便的營生，他在廠子裏像父兄一樣的受工人們尊重，他的十五歲孫子，在完小讀書，一家不愁吃不缺穿的，他興奮的告我說：「這陣咱就不說生活怎樣了，生活是過美氣了。看這陣多麼自由！自己的廠子，自己來作工，怎麼能會不起勁啊！」

是的，他們的生產情緒確實是很高的，在一個十一個人的小廠子裏，每三天即煉鐵六百來斤，並製成成品，超過了已往任何時期的記錄。在這種高漲的生產情緒下，在五月的全礦區的大選舉中，出現了二十五位新的生產模範。

在廠主高和章和工友們合作開辦的鐵廠裏，最近一年來股本增加到一倍，由於高和章這位廠主的開明，和工人們合作的好，今春他當選了縣議員，老高拍着胸膛對我發誓似的說：「我老高不講喪良心的話，過去我對共產黨有些怕的，那是因爲受了閻錫山的欺騙，現在我在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裏生活了幾年後，我的眼睛明亮了，共產黨是領導人民發展生產嘛！工人們翻了身，我當廠主的也發了財嘛！還有個什麼不好啊！」他又接着說：「過去我害怕共產黨來，這陣我最怕「閻鬍子」來哩！」他又告訴我在閻錫山統治着的時候，每煉一爐即抽到七毛銀洋的稅，交不上即不准開工，有一次因爲鑄上的印花沒貼全，罰了十塊白洋，「這陣出什麼呀！什麼也不用出，賺得好政府還獎勵呢！」

當我去參觀公辦的新生煤礦的時候，正在中午，工友們正在忙着勞作，該礦的經理孫學順告我說：「這陣工人們和公家就是一家人啦！他們給公家作營生和自己作營生一樣，沒有一個偷懶的耍滑的，明天有事，今天下工就和小組長請了假，不到上工時間工人們就來齊了，這是舊社會從來沒有的事。在去年八月間，礦井正在開鑿的時候，資本不夠開支了，經過孫經理的解釋，工友們自動提出遲領兩個月的工資，結果終於十二月間完成，挖出了八尺高炭，很快即補發了工人們的工資，現在仍是出炭最旺的一個窰口。已準備好大批的磚石和石灰，修建工人宿舍，注意工人的衛生，使大家身體健康，並且減少了分散居住上下工跑路的麻煩，學習文化，研究技術也方便了。

在我訪問過的地方，也發現一些缺點，如磁廠還不大令人滿意，正如磁廠裏的工人郭振林對我說的一樣：有很多磁窰工人祇照顧了自己稍稍的土地，沒有把磁廠裏的工作，當作專業來研究改進，技術上的進步很慢。又想佔小便宜，故意把碗作的小氣的，他們自以爲用的材料少，獲利就大，這誰想到買貨的也不是傻瓜，他們看貨不好，當是來了連價錢也不問就回去了，並說：「你們的和保德的差的多。」這樣給了他們討便宜思想一個深深的刺激。郭振林告我說：「磁廠也要向鐵廠裏學習哩！人家的貨總存不下，我們也要好好作哩，不然就快要倒塌了。」工會的同志們也已注意到這個問題，正教育工人加强爲社會服務的思想，改進生產技術。

六月七日

海水不能倒流

——記嵐縣城關羣衆代表「七一」座談會

力戈

七月一日，嵐縣城關各界羣衆代表舉行的「七一」座談會，是一個很動人的場面。

原來城關民教館的通知，是歇過晌午起來座談，但人們興奮的厲害，剛吃過午飯就向會場——村公所大廳擁來。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像懸在正中牆壁上，到會的有村幹部，有變工組的、讀報組的、紡織組的、合作社的及工商學紳各界代表。

「村長：允許我們也參加會吧！」

「再搬來櫈子，座不夠。」

民教館老婆、李村長有點驚異：通知了六十多人，怎麼來下一百多！

開會了，民教館的老婆講了：共產黨在二十五年裏，爲中國的獨立民主堅持奮鬥，與中國人民共患難，同生死的經過和現在發展壯大的情形。接着又揭露蔣介石、閻錫山用魔手撕毀政協決議停戰命令，依靠美帝國主義份子的援助，利用日軍、僞軍向和平民主的解放區瘋狂的進攻的事實。他把當前緊張的形勢告訴了大家。

會場充滿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義憤，對共產黨的熱愛情緒。

北街讀報組王燭楨斷斷續續的說：「海水不能倒流，國民黨反動派還想壓迫人民，不讓人民翻身，那是不行的，現在我們都認識了誰是我們的恩人，誰是我們的敵人！」

老鄉劉存心，雖然口吃，說話很艱難，可是他滔滔的說着：「共產黨……來了，我就……覺得不一樣了！……政府減租減息，貸給我糧，我開了四畝荒，今年買下十四畝坪地……要不是共產黨來，蓋上八條被子？……麥也……麥不到買地……。」

從二十四歲上吸上鴉片烟，今年五十八歲的翟銅元老漢說：「我當了幾十年二流子，又吸烟，又耍錢，五、六月穿的還是爛皮襖……現在我穿上新白布衫子……是共產黨教育改造了我，我勸說二流子程文貴也要轉變……。」

紡織溫進香說：「共產黨來後，我們能說話了，……我們紡花織布，也翻身了：……。」

天色漸漸灰暗下來，但人們的情緒更加高漲，爭先恐後的熱烈發言。

北關老鄉裴富貴比喻的說：「蔣介石、閻錫山是害虫，老百姓好比禾苗，害虫將禾苗一苗一苗咬壞了，共產黨來了，殺死了害虫，禾苗活來了，……大家回想回想，是不是這回事……咱們在共產黨領導下得到的東西，不能讓國民黨反動派侵犯一點，侵犯就和他幹！」

郭白子主任更憤慨的說：「八路軍艱苦奮鬥，打的日本鬼子投降了……蔣介石、閻錫山卻來打內戰，特務造謠說：「舊軍年前不回來，二月回來，二月不回來四月回來，現在七月了，那些傢伙還會放出什麼屁來呀！我們要加強防奸工作……。」

這時，會場空氣緊張，不可遏抑的憤怒在每個人內心燃燒着。已經自動報名參戰的說：「我們到前方參戰，希望大家細務莊稼，擴大生產……毆恪崗哨，防奸自衛。」

城內老鄉郭成業說：「我們保證給每個參戰民兵一頂草帽，一條手巾……陽婆晒，帶上草帽……用手巾擦，走路……家裏沒有柴，給担水，給担，鋤地還給鋤好……！。」

「海水不能倒流」——我們有力量的源泉，在蒼茫夜色中，……了，但人們還在……用鬥爭——堅決的鬥爭，來爭取和平！

信

周潔夫

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服從性，
你服從了組織分配，
愉快地離開了陝甘寧。
像別的同志一樣：
你不會忘回來一封信。
我明白：你沒有時間，
也沒有心情寫信。
（由於反動派擴大內戰，
你所去的地方成了前綫。）
你在做什麼呢？
在包紮從火綫上退下來的
被美國子彈射傷的戰士們？
還是靜靜坐在幽暗的燈光下
激情地歌頌勇士們的自衛戰績？
你曾經說過：
你願意做醫務、報紙工作。
或者是——
你正躺在醫院的床上，
別的同志在給你洗換傷口？
你卓越地完成了一件任務，
別的同志正在報上讚着你光輝的事蹟了？
因爲這樣的事情
在每個共產黨員的身上都會發生！
索性你就別再寫信吧，
因爲反動派繼續擴大內戰，
我，
正向另一個前綫走去：
一九四六、六、二十七興縣